责任编辑：池沙洲　版面设计：苇　渡
电话：0571-87778075
E-mail:bbsteacher@126.com
2026年10月30日　星期五
浙江教育报

初一入学，我们学习了大学课程

□朱永春

家访回来，我的心情有些沉重。

刚刚接手的初一新班，从入学考试成绩看，情况似乎比往届更不乐观。

开学已经一个星期了，学生们虽有那种从小学升入初中的兴奋，但眼睛里总缺一点光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我不禁琢磨：学生们的心里到底缺了些什么？

我想，家访越早越好。在大部分家访中，不论是学生的爸爸妈妈，还是爷爷奶奶，他们在谈及孩子成绩时，不直接说“不是读书的料”这句话，而是用当地方言，以近乎一致的方式说：“人其实蛮聪明的，但‘书性’不透。”还有的会说：“他姐姐‘书性’透，我们从来不管，但成绩就是好，考上了好高中、好大学。”

在他们的认知里，天赋决定一切。如果没有天赋，学生再用功、家长再督促也没用。

令人不安的是，家长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孩子往往就笑眯眯地坐在我们身边，显然已经接受了这种论调。

我懂了，学生们眼里缺的是自信之光。

我痛恨“书性不透”这个标签，它足以把一个正常的孩子囚禁在无望的命运里。

我不便当场与家长激烈争论，但绝不会放过这个可恶的标签。

做教师的都清楚，教育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，它表明教育者的积极暗示能显著增强学生的自信、提升其学业表现。反过来看，消极暗示也会严重挫伤学生的自信。“书性不透”的标签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消极暗示，使学生长期陷入自我否定，直到丧失尝试与改变的勇气。

在家吃饭时，妻子察觉到我的异样。以前，我每接手一个新班级都会很有干劲，但这次却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于是，我把家访的情况和我的忧虑告诉了妻子。

妻子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，一直与我在同校任教，教育观念也与我一致。她不禁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上大学时学到罗森塔尔效应，只觉得它能为教育提供有效方法；但没想到，它是一把双刃剑，也会给教育制造麻烦。”

妻子的话突然点醒了我。

新一周的班会课上，我讲了大学课程里的罗森塔尔效应，作为始业教育内容。

必须承认，读大学前，我根本没听说过罗森塔尔这个人，更不知道他的学说。

我先问学生一个问题：“你们觉得，大诗人李白在朱老师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这个问题来得突兀，学生们有点纳闷，彼此小声议论起来。

“诗仙。”“最伟大的诗人。”学生们开始猜，答案一个个出来，我不住地摇头。

终于有个胆大的学生说：“李白是个大酒鬼。”

我说：“你是不是读过杜甫的诗句‘李白斗酒诗百篇’？”

大家笑了起来。

我正色道：“在我看来，就凭‘天生我材必有用’这一句，李白就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。”

“这句话拯救过许多自卑的人，包括你们的朱老师。我小时候成绩很差，家里人都觉得我不是读书的料。但很幸运，三年级时我遇到一位班主任。他认定每个人都是天才，还在教室里挂着李白这句名言。”

学生们一听，原来李白和“师爷爷”都认为每个人都是天才，坐姿便端正起来。我一看时机已到，便抛出一个更能吸引他们的话题：“同学们，你们今天想不想直接从初一升到大学，去听一听大学里的课？”

果然，学生们无比吃惊，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：“我们小学才毕业，初一才上了一个多星期，大学的课怎么可能听得懂？”

我马上安慰大家：其实大学里有许多内容并不难，以你们的能力一定能理解。比如，师范类大学就开设教育心理学这门课。说着，我模仿老教授的姿态，一笔一画地写下今天授课的主题：罗森塔尔效应。

“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心理学成果之一。”我转身向学生们讲述起来。

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·罗森塔尔，有一天带着科研团队到一所乡镇小学做实验。他对校长说，要测量学生的智商水平，看看哪些学生最有发展潜能。

全校学生逐一接受了测试。结果统计出来后，罗森塔尔非常欣喜地告诉校长和教师们：恭喜，你们学校的天才比例远远超过一般学校，名单上那些打钩的学生都是天才。

但罗森塔尔提醒他们，要绝对保密，千万不要告诉学生本人。

其实这些钩是科研团队随机打的，跟学生的智商毫无关系。

神奇的事情出现了。八个月后，科研团队回到这所小学，查看这些学生的成绩。他们发现，那些“天才”成绩进步都很明显，学习主动性变强了，也更愿意主动与教师互动了。

原来，教师们以为这些被打钩的学生真的天资过人，平时的眼神与语气无意中流露出赏识。学生受到积极暗示后，慢慢也变得更加自信，不畏惧学习上的困难，成绩自然进步了。而成绩的进步又让学生更相信自己天赋异禀，于是他们更自信、更用功，继续进步，由此进入良性循环。

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，其核心观点是：每个人都具有巨大的成长潜能。这个实验也印证了李白的观点：每个人都是天才。

故事讲完了，学生们还沉浸其中。显然，他们听到了一个与以往接受的评价截然不同的奇特观点。

“你们看，大学里讲的内容是不是也能听得懂？”

学生们纷纷点头，眼里闪着自信的光。

我又问：“你们现在还相信那套‘书性’决定成绩的理论吗？”

“不信。”学生们大声回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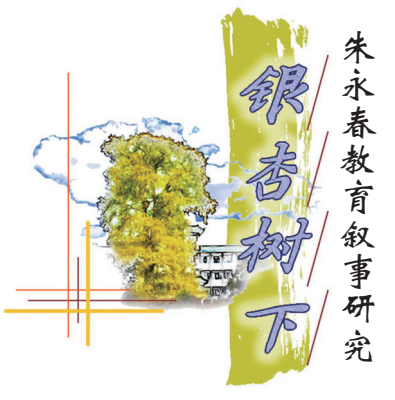
“现在你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天才吗？”

学生们齐声喊道：“相信！”

其实，这也是我一生的信仰：李白是天才，罗森塔尔是天才，我是天才，我的学生是天才，每个人都是天才。我一直坚信自己是一个教育天才，如果不承认这一点，我会觉得自己很虚伪。

罗森塔尔恐怕怎么也想不到，在中国一所乡镇学校，一个小小的班主任用“明示”的方法，让学生学习他的理论，帮他们重构了自信。这节始业教育课，显然比逐条宣读校规班规更有价值。

（作者为桐乡市第三中学教师、浙江省德育特级教师、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、浙江省“春蚕奖”获得者）





秋色怡人

每天35分钟的晚托体育活动课上，嵊州市剡溪小学的学生开心地参加踢毽子、跳绳、跑酷、攀爬、篮球、足球等活动，奔跑跳跃、尽情嬉戏。图为学生在挂果的栾树下玩“老鹰捉小鸡”游戏。

（本报通讯员　韩 帆　摄）

和学生签下“君子协定”

□杭州市文泽外国语小学　**傅晨帆**

开学第一天，数学教师满脸担忧地凑到我耳边说：“你们班小振有‘小魔王’的潜质，你可得当心。”

到班里，我偷偷打量小振：瘦瘦小小，皮肤黝黑，发丝根根竖立，一双滴溜溜转的眼睛里藏着淘气。

我暗想：“看他能翻出什么大浪？”

第一节课眼看就要完美收尾，突然，一阵“嘎嘎嘎”的笑声在安静的课堂上炸响。

我迅速锁定目标：第四大组第一排，那不正是小振？

还没等我缓过神，“啪嗒”一声，一个大纸团直愣愣地滚落到我面前的过道上——这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。

刚开学，一定要立好规矩，不然以后会很麻烦。我拾起纸团，厉声问道：“这是谁扔的？”

小振嗖的一下站起来，把头深深地埋下去，带着哭腔说：“老师，我错了，我的纸团不小心掉了……”

看他真心悔过的样子，我长舒一口气。

课间，传来一阵哄闹声。只见小振满脸通红，攥紧拳头，直勾勾地瞪着另一个学生。

我一现身，他便瞬间变了样，马上给对方道歉，还笑嘻嘻地揉着对方被打红的小手：“对不起，我给你按摩，原谅我呗，这力度可以不？”

原来这个小家伙藏着两副面孔。接下来，我深刻领教了他的“变脸”：各种各样的谈话、用拼音写的道歉信和保证书……每一次，他的认错态度都让我觉得自己成了教育大师；但下一秒，他又原形毕露，该闯的祸一样没落下，令我神伤不已。

有一次，我就小振的事联系他爸爸，他爸爸给我发来一个视频。视频封面上，小振紧皱眉头、满脸泪水。点开视频，哭泣声、尖叫声、皮带抽打声混在一起，夹杂着一句句刺耳的“我看你还敢不敢”。我不忍看完，他爸爸又发来一句：“老师，这孩子不听话，您该打就打，我们不会有任何意见，劳您费心了。”

我决定再次登门家访，比开学初那次更细致地观察他的生活场景。原来，小振父母平时工作非常忙碌，无暇顾及家庭；爷爷奶奶对孩子过于宠溺，一切都围着孙子转；而爸爸坚信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，孩子一犯错，就抄起皮带、衣架一顿打。

小振见风使舵的根源就在这里：他稍不如意就对着爷爷奶奶大吼大叫，而在爸爸面前却“阿谀奉承”，这样就可以免受一场“腥风血雨”。

这天，小振又一次被气呼呼的任课教师带到我面前，低着头不敢看我。我想，教育不是单方面的灌输，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和引导。我心生一计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让他坐到我身旁。

小振难以置信地抬起头：“老师，我不坐。这节课我确实在做小动作，我甘愿受罚。”看来他做足了心理准备。

“老师正想表扬你，你勇于担当，相信你是个君子。”

他听了一愣，脸上掩不住得意。

“老师也是君子，我们就来签一个‘君子协议’吧。”说罢，我在纸的最上方写下四个大字“君子协议”。

这与之前已经套路化的道歉信、保证书太不一样了，他的好奇心一下子被点燃。

我们商量着，一条条写下规则，写完后双方郑重签名。看着自己那歪歪扭扭却一笔一画的签名，他的眼神似乎有了些变化。

趁着签订协议后的新鲜感，小振在守纪方面真的有了改变：课堂上叽叽喳喳的声音少了，下了课也不再横冲直撞……

我趁热打铁，召开“夸一夸我的同伴”主题班会，事先与班干部商量好，请他们发动班里学生，找一找小振身上的闪光点。

“小振，你在跑步比赛中经常拿前几名，太厉害啦！”“上次我吐了，是你不嫌脏，把地板拖干净。”听着大家争先恐后的夸赞，小振笑得无比灿烂。

我抓住一切机会让他多展示自己：让他在学校会演中担任主持人，他幽默大胆的表演让全班捧腹大笑；运动会跑步第三名的好成绩，也为他赢得了掌声……小振一有进步，我就向家长报喜，并在班级群公开表扬。

我深知，要让小振彻底改变，还需全方位发力。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，需要我耐心地等待与包容，真诚地赏识与期盼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。



从沟通方式入手改变师生关系

□缙云县教育局教学研究室　**朱伟森**

朋友向我诉苦，讲他妻子催女儿练琴的事。我听后发现，这对我们学校教育也很有启发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那天快到家了，离电梯口还有十米，这位妈妈说：“囡囡，等下你要练琴，你已经很久没练了。”女儿不高兴，话自然没起作用。时机不当，妈妈又语带指责，孩子很容易把指责内化，变成“反正我就是不练”。女儿手受伤，很久没练琴了。伤好后，妈妈催了多次，女儿要么装作没听见，要么躲进房间，就是不想练。晚上做完作业，女儿想看电视，妈妈为了练琴的事又发火了。女儿绷着脸，哭鼻子，练琴的效果可想而知。

阿黛尔·法伯在《如何说孩子才会听，怎么听孩子才肯说》一书中指出：孩子不合作，往往不是故意作对，而是感到被控制、被否定或没有选择。

后来，我那位朋友用他的方式对女儿说：“囡囡，接下来有两件事——看电视和练琴，你想先做什么？”女儿想了想说：“我先看动画片十五分钟，再练琴。”

类似的方式，他也用在监督女儿写作业上。老师要求重写作业中写得不好的字，他不再直接命令，而是让女儿自己选择先改哪几个。

朋友拿着作业本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哇，我发现你的字写得真好，像这个字，还有那个字。但假如每行要找一个字重写，就有点头疼了，你会选哪个呢？”女儿仔细地看作业本，找出几个写得不太好的字，擦掉重写，有的字写了好几遍才满意。

可见，有效沟通是把孩子当成有感受、有尊严、能负责的人。关系先于教育，情绪稳定先于任务完成。

家庭是育人的第一现场，学校是育人主阵地。家庭里的“催练琴”，在学校也几乎天天发生——催作业、催订正、催值日、催跑操、催比赛。

“电梯口事件”提醒我们，教育时机的把握是教师的一项隐性能力。很多教师不具备这项能力，或者不太关注时机：下课铃刚响，就冲进教室催订正；考试刚结束，就当众批评学生成绩退步；冲突还未弄清缘由，就逼着双方立刻互相道歉……这些都可能把教育变成师生之间的情绪对抗。

“催练琴事件”则提醒我们，教师越催，学生越拖；教师越当众批评，学生越麻木抵触。学生不是不愿改变，而是看不见希望。

如果我们不评判、不指责，而用接纳感受、描述事实和简短提醒来代替；如果我们不当众施压，不玩“控制—反控制”，而是把指令变成选择和邀请，让学生参与计划，既尊重意愿又保留边界，我想，师生之间的沟通效果就会好得多。

比如：“接下来有作业和订正，你先做哪一样，后做哪一样？”“你打算午休前交，还是放学前交？”“需要我提醒一次，还是你自己定闹钟？”

班级规则可以让学生参与制定，例如作业提交、值日安排和午休纪律。自主、胜任、归属是人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，纪律的最高境界不是管住学生，而是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。

教师要学会“慢半拍”：先接情绪，再说事实，最后提要求。比如：“你看起来还有点烦，等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再一起看这道题。”把“你已经很久没交”换成“你打算什么时候交，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”。不要给学生贴“总是”“从来”“很久没”之类的标签。

此外，比较是最廉价也最伤人的评价方式。“你看某某都写完了”“你怎么又错了”“人家能考满分，你为什么不能”之类的话不会激发动力，只会制造焦虑和敌意。

更好的做法是描述性赞赏。比如，“我注意到你独立完成了三道题”“你这遍检查得很仔细”“你用了不同的方法”。评价不是为了排序，而是为了照亮下一步。

也可以采用成长型评价的方式，关注的不是“你比别人强”，而是“你比昨天多走了一步”。

从命令到合作，不是降低要求，而是提高育人含量。育人就体现在每一次对话的语气中，把“催”变成“邀”，把“管”变成“育”。家长群不公开排名，不比较学生；教师与家长沟通时也应避免“指责”和“催迫”。

我建议学校层面建立“非暴力沟通”话术库，但必须注意不能让它沦为技巧操控。有效沟通的底层逻辑不是操控，而是把学生当作有血有肉的人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致的语言和学校文化。